青樓夢/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回　花前重訪豔　月下暗牽絲

下一回▶

話說挹香與二人別後，獨自回家。靜思日間所遇，雖稱才貌兼全，然一面猝逢，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。本欲細談衷曲，探其行為，奈葉、鄒二人在座，不能進語。翌日獨去私訪，倘得一意中人，訂盟未晚。主意已定，安寢尋夢。

甫黎明即起身梳洗，也不至書館讀文，即向堂上問安，托言同窗處今日會文，兒欲一往。父母允許，惟囑早歸。挹香唯唯而去，不帶僮僕，獨自一人竟往章家。適月娥香夢未醒，婢欲告主人，挹香止之曰：「不可擾他清夢。我略坐片時，還欲別往，少頃再來。」言訖，身邊取出四枚番餅，謂婢曰：「小生帶得微意在此，送與姐姐買些脂粉。」

婢見挹香與他銀子，嘻嘻道：「小婢無功受祿，又要公子破鈔，待小婢拜領。」挹香挽住道：「見笑，些須何足稱謝。敢問姐姐青春幾許，芳名定宜風雅。」婢道：「小婢藁香，年才十五。」挹香又問道：「巷中共有幾處平康？」藁香道：「共有五處，惟對門呂小姐與我家小姐最稱知己，不時詩酒往來，其餘雖皆相識，無非口面之交。」挹香又詢餘者三家，藁香道：「一為胡碧娟，一為陸綺雲，一為陳秀英。」挹香留心細記。坐少頃，辭出，至對門呂宅。

原來這呂家也是一個有才的名妓，人皆品章呂有雙美之譽。年二八，小字桂卿，又

名碗玉。豐肌弱態，柔媚聰明。往謁即見，挹香上前說道：「僕慕芳卿，時存企望。前因不識仙源，未遑造謁。今幸幼卿姐指點漁郎，始得桃津可問。今蒙芳卿不棄芻蕘，遽焉容見，何有幸乃爾！」桂卿答道：「妾乏葑菲，自慚蒲柳，乃蒙幼姐姐齒及，得能親瞻文采，實前緣也。」於是謙謙遜遜，敘談良久始別。復至胡碧娟、陳秀英、陸綺雲三家，一訪而歸。

行至半途，忽想起前日賣花老媽談及汪家新來一位名校書，住憩橋巷假母家中。今日既乘興而來，不可不興盡而返。於是迤邐前行，未半里已聞笙歌裊裊，響遏行雲，知已到汪家。

入門至內，假母出接，見挹香少年秀士，便笑嘻嘻邀入客座。獻茶畢，就問道：「公子貴姓？」挹香笑答道：「姓金。」假母亦笑道：「公子為什麼不姓了潘？」挹香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假母道：「公子如此貌美，應該與潘安同族。」挹香又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小生姓金不姓潘，則貌不美可知矣。」假母笑說道：「不是老身在這裡說，想公於前生定是姓潘。」

挹香大笑道：「可謂善戲謔矣。」假母道：「不是戲謔，焉得博公子一笑。且請問公子到來，定有見教。」挹香道：「小生自慚不美，所以要來訪美人。聞得媽媽院中新到一位令愛，所以特來一訪，未識可容俗士班荊一親芳澤否？」

假母道：「小女村野陋姿，尤恐不當公予青睞。既蒙殷殷，亦小女有福，老身當喚他出來奉陪可也。」挹香道：「怎敢。」原來金挹香這個人性情古怪，凡遇佳人麗質，總存憐惜之心，所以聽見「喚他出來」四字，甚為踼踖不安，故這「怎敢」二字實由心之所發耳。

於是，引挹香斜穿竹徑，曲繞松廊，轉入一層堂內，雖非畫棟雕樑，倒也十分幽雅。挹香心注美人，未遑遍覽。假母引領到堂上坐了，即便進內。挹香徘徊堂上，因想道：「美人此時定知我來拜謁矣。」半響又想道：「美人此時諒必出房矣。」正想間，忽見兩垂髫捧龍團出，奉與挹香說道：「小姐午睡初回，我們去請來。」挹香道：「難為二位了。可對貴小姐說，緩緩不妨，小生品茶相待。」言畢飲茶，覺得一陣陣恍有美人色香在內，吃得甚覺心曠神怡。

良久，天色漸暝，方才見那侍兒攜著煙袋道：「小姐出來。」挹香聽見小姐出來，

即忙立起身來，側旁以待。早覺一陣香風，美人從繡簾中裊嫋娜娜走出，但見：

暈雨桃花為貌，驚風楊柳成腰。輕盈細步別生嬌，更喜雙彎纖小。雲鬢烏連雲髻，眉尖青到眉梢。漫言當面美難描，便是影兒也好。

原來這美人姓陸，名麗仙。本是大家閨閫，因經水火刀兵，致遭淪謫。年方二九，穠纖得中。原籍毗陵人氏，工度曲，善飲酒，後來居上。人一見之，往往魂消魄散。挹香見麗仙裝束可人，較日間所遇更加美麗，早喜得心神俱醉。候麗仙到堂時，即躬身施禮道：「小生久慕仙妹，未遑造謁。只道明河在望，不易相親，又何幸一入仙源，即蒙邀迎如故，真我金某之福也。」麗仙見挹香少年韶秀，早已心傾，又見他謙謙有禮，十分屬意。因答道：「賤妾青樓弱女，何足為重。蒙公子一見鍾情，大加謬贊，妾何有緣若此耶？但刻因午夢乍回，出遲為罪。公子請上，容妾謝罪。」挹香道：「得識芳卿，亦小生之奇遇，若得飽餐秀色，使魂夢稍安，感恩非淺，何必如此拘泥。」二人謙遜了一回，各通姓氏，東西就坐。茶罷，麗仙道：「今蒙郎君垂顧，妾欲以一樽為獻，聊伸地主之情。若云餐秀，妾蒲柳之姿，何秀之有，聞之愈增慚恧。」挹香道：「白玉不自知潔，幽蘭不自知香。是僕之餓心饞眼，一望神迷，若再坐，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僕竊去矣。」麗仙亦微笑不言，遂邀至媚香樓。

原來這樓是麗仙所居，計屋二椽，極為精雅。中間陳設客座，兩旁桌椅工致。挹香環顧樓中，無殊仙府，中懸一額，曰：「媚香樓」，兩旁掛一副楹聯道：

麗句妙於天下白，仙才俊似海東青。

再看几上羅列著圖章古玩，博古爐瓶。旁一室即麗仙寢室，入室馥郁異香，沁人心脾。兩旁懸掛書畫，奕代物華，真個是神迷五色，目不暇接。挹香道：「芳卿人如仙子，室如仙闕，小生幸入仙源，真僥倖也。」麗仙道：「草草一椽，絕無雕飾，郎君直謂之仙，亦有說乎？」挹香道：「僕之意中實見如此，若主何說，則又何辭以對？」麗仙道：「對亦何難，無非過於愛妾，故此樓亦邀青盼耳。」

挹香聽了，亦笑道：「僕之心僕不自知，卿乃代為說出。芳卿之慧心，真超於千古之上矣。」

二人方綢繆問答，只見侍兒捧出酒肴，擺在樓中，請二人飲酒。麗仙道：「不腆之

設，不敢獻酬，望郎君鑒而開懷。」挹香初意只望一見為幸，不意比日間所遇貌又超群，情又旖旎，又留入樓中，以芳樽款洽，怎不快心。

甫飲數杯，早已情興勃發。偷覷麗仙醉後風神，如芙蓉之帶朝旭，嫵媚更甚。即攜壺斟酒一杯道：「僕遇芳卿有幸，請飲一卮」。麗仙笑道：「郎君是客，不應敬妾之酒。今妾受郎君之賜，亦該奉敬一杯。」言訖，把酒飲乾，也斟上一杯，遞與挹香。挹香飲畢。

二人正在繾綣，忽假母步來道：「好呀，你們竟不用媒了！」

挹香笑道：「男女相飲，雖近於私，然亦是賓主往來。倘若紅絲繫縛，還當借重於斧柯。」說罷，三人大笑。挹香已帶微醺，半晌謂假母道：「方才媽媽不用媒之說，明明以媒自居，但不知媽媽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？」假母道：「公子放心，老身雖非吳剛再世，但今日執柯，亦可專主一二。請公子今宵於溫柔鄉安享甘甜之味，明日謝媒可也。」挹香狂喜，即斟酒一杯，向假母道：「月老請先飲二卮，謝媒明日何如？」

麗仙見此行為，櫻含一笑。原來挹香情竇雖開，因眼界自高，故猶是無瑕璞玉。此時醉眼情思，怎當得麗仙之風流調笑，你看我如花，我看你如玉，不覺十分難禁。正所謂：

紅羞翠怯情偏篤，柳傍花隨意易癡。

挹香既醉，即偕麗仙進房，四處又觀看了一番，然後至內房。忽見桌上列一紅裝錦冊子，上書「悅目怡情」四字。正欲展開，被麗仙雙手奪去。挹香心疑甚，必欲一睹，麗仙勉強與之。挹香啟視之，原來是四幅行樂圖兒，上邊皆標名色。一曰「戲蝶穿花」，一曰「靈犀射月」，一曰「舞燕歸巢」，一曰「傍花隨柳」。皆繪得窮工極致，旖旎非凡。況兼麗仙之千般嫵媚，萬種溫存，乃替卸羅襦，代松香帶，道：「醉已極了，玉漏已深，望芳卿伴我睡罷。」麗仙此際半羞半就，任挹香擁人羅幃。正是：

一對鴛鴦春睡去，錦衾羅褥不勝春。

要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